

漢
魏
叢
書

春秋繁露目錄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會盟要第十

正貫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制度第二十七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十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卷和集 目錄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祀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施第八十二

春秋繁露卷第九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身之養重於義第三十一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
心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
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於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
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
雖貧與賤尚容其行以自好而樂生原憲曾閔之屬

是也人甚有利而大無義雖其富則羞辱大惡惡深禍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傷殃憂爾莫能以樂生而終其刑戮折天之民是也夫人

一作民

有義者能雖

貧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實義之養生人大於利中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以示嬰而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

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
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恠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
其所聞也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聞故民不陷詩
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
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
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聖人天
地動四時化者非有他也其見大義故能動動故能
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
刑有不用則堯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聖傳授

而復也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今
不示顯德行民間於義不能炤迷於道不能解因欲
大嚴憯以必正之直殘賊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勢不
行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
可勝也其所謂有道無道者示之以顯德行與不示
爾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第三十二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罍大夫車成
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雪會稽之耻卒爲

霸王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此以二大夫者爲皆賢
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
人者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
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
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
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
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
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爲至於我但見
問而尚羞之而况乃與詐僞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

春秋卷九
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
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爲而習俗大化可
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
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
子言羞稱五伯爲其詐以成功苟爲而已也故不足
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爲賢者比於
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珣玞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
再拜以聞

觀德第三十三

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廣大無極其德炤

明歷年衆多永永無疆天出至明

炤一作

衆知類也其

伏無不炤也地出至晦星日爲明不敢闇君臣父子
夫婦之道取之此大禮之終也臣子三子不敢當雖
當之必稱先君必稱先人不敢貪至尊也百禮之貴
皆編之月月編於時時編於君君編於天天之所棄
天子弗祐桀紂是也天子之所誅絕臣子弗得立蔡
世子逢丑父是也王父所絕子孫不得屬魯莊公之
不得念毋衛輒之辭父命是也故受命而海內順

之猶衆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況生天地之間法大祖先人之容貌則其至德取象衆名尊賢是以聖人爲貴也泰貴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爲之廢週易姓而子之讓其至德海內懷歸之大伯三讓而不敢就位伯邑考之羣心貳自引而激順神明也至德以受命豪英高明之人輻輳歸之高者列爲公侯下至卿大夫濟濟乎哉皆以德序是吳魯同姓也鍾離之會不得序而稱君殊魯而會之爲其夷狄之行也鷄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菅黃池之行

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召陵之會魯君在是而不得
爲主避齊桓也魯桓卽位十三年齊宋衛燕舉師而
東紀鄭與魯戮力而報之後其已以魯不得遍避紀
侯與鄭厲公也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爲禮至
邲之戰夷狄反背中國不得與夷狄爲避禮楚莊也
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不得諱避齊桓也
當其如此也唯德是親其皆先其親是故周之子孫
其親等也而文王最先四時等也而春最先十二月
等也而正月最先德等也則先親親魯十二公等而

定哀最尊衛俱諸夏也善道之會獨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吳俱夷狄也植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滅國十五有餘獨先諸夏曹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盛伯部子俱當絕而獨不名爲其與我同姓兄弟也外出者衆以母弟出獨大惡之爲其亡母背骨肉也滅人者不絕衛侯燬滅同姓獨絕賤其本祖而忘先也親等從近者始立適以長母以子貴先或有母字甲戌巳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聞者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耳聞其記目見而書或

徐或蔡皆以其先接於我者序之其於會朝聘之禮亦猶是諸侯與盟者衆矣而儀父獨漸進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潞子離狄而歸黨以得上春秋謂之子以領其意苞來首戴池踐土與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逝歸鄭去而不來謂之乞盟陳侯俊至謂之如會莒人疑我貶而稱人諸侯魯者衆矣而滕薛獨稱侯州公化我奪爵而無號吳楚國先聘我者見賢曲棘與鞏之戰先憂我者見尊

奏本第三十四

禮者繼天地體陰陽而慎至容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外內遠近新舊之級者也以德多爲象萬物以廣博衆多歷年久者爲象其在天而象天者莫大日月繼天地之光明莫不照也星莫大於太辰北斗常星部星三百衛星三千大火二十六星伐十六星北斗七星常星九辭二十八宿多者宿二十八九其猶蒼百莖而共一本龜千載而人寶是以三伐傳決疑焉其得地體者莫如山阜人之得天得衆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侯伯子男海內之心懸於天子

疆內之民統於諸侯日月食並吉凶不以其行有星
弗于東方昴辰北斗入常星不見地震梁山沙鹿崩
宋衛陳鄭災王公大夫篡弑者春秋皆書以爲大異
不言衆星之弗入雷雨原隰之襲崩一國之小民死
亡不決疑於衆草木也唯田邑之稱多者主名君將
不言臣臣不言師王夷君獲不言師敗孔子曰唯天
爲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
其尊大以成功也齊桓晉文不尊周室不能霸三代
聖人不則天地不能至王白一作階此而觀之可以知

天地之責矣夫深深者其水不測尊至者其敬無窮是故天之所加雖爲災害猶承而大之其欽無窮震夷伯之廟是也天無錯斜之災地有震動之異天子所誅絕所敗師雖不中道而春秋者不敢闕謹之也故師出者衆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獨言還其君劫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適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莫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夫至明者其照無疆至晦者其闇無疆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爲遠祖

宗定哀以爲考妣至尊尚高至顯且明其基壤之所
加潤澤之所被條條無疆前是常數十年隣之幽人
近其墓而高明大國齊宋離不一無不字言會微國之君
卒塋之禮錄而辭繁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
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邾婁庶其鼻我邾
婁大夫其於我無以親以近之故乃得顯明隱桓親
春秋之先人也益師卒而不日於稷之會不言日其
亂以通外也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不以爲外以
近內也

春秋繁露卷第九

春秋繁露卷第十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治天下之端在審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號名者
大理之首章也錄其首章之意以窺其中之事則是
非可之逆順自著其幾通於天地矣是非之正取之
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
爲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諄火角切而效天地謂之

號鳴而命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號之爲言
謫而效也謫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
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
其意弗爲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
深觀也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爲天子者宜
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爲諸侯者宜謹視所候
奉之天子者號爲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
善天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與也士
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丑五號自讚各有分分

中委曲曲有名名衆於號號其大全賔也者名其別
離分散也號凡而畧名詳而目目者偏辨其事也凡
者獨舉其事也享鬼神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日祠
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
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
有凡號號莫不有散名如是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
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
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斥科黃科

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斥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斥運周徧德不斥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可不全於王故曰天覆無外地載兼愛風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深察君號之大義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權

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是故君意不比於元則動而失本動而失本則所爲不立所爲不立則不效於原不效於原則自委舍自委舍則化不行用權於變則失中適之宜失中適之宜則道不平德不溫道不平德不溫則衆不親安衆不親安則離散不群離散不群則不全於君名生於真非其真弗以爲名名者聖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爲言真也故凡百譏有黜黜者各反其真則黜黜者還昭昭耳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

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
相調力但切誣言相加已今世闇於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試

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
性性者質也詰性之質於善之名能中之與既不能
中矣而尚謂之質善何哉性之名不得離質離質如
毛則非性已不可不察也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
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寶石則後其五言
退鷁則先其六聖人之謹於正名如此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辭是也柢

如是切
擗也
衆惡

於內弗使得發於外者心也故心之爲名柢也人之
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柢哉吾以心之名得人之誠人
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於身身之名取諸天
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有天陰陽禁
身有情欲柢與天道一也是以陰之行不得干春夏
而月之常厭於日光乍全乍傷天之禁陰如此安得
不損其欲而輟其情以應天天所禁而身禁之故曰
身猶天也禁天所禁非天也必知天性不乘於教終
不能柢察實以爲名無教之時性禁天所禁非天也

一本無上天字何據若是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

而禾未可全爲美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天在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事在性外而性不得不成德民之號取之瞋也使性而已善則何故以瞋爲號以實言者弗扶將顛陷猖狂安能善性有似目目卧幽而瞋待覺而後見當其未覺可謂有見質而不可謂見今萬民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或曰性有善端心

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
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
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
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
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綱五紀通八端之
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
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
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
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

善矣爲弗見也夫善於禽獸之未得爲善也猶之有
草木而不得名知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
之知名乃取之聖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
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
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
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
於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
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
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爲故曰性以善吾上質於聖

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
故謹於正名名非性有其質而未能覺譬如瞑者待
覺教之然後善當其未覺可謂有質而不可謂善與
目之瞑而覺一概之比也靜心徐察之其言可見矣
性而瞑之未覺天所爲也效天所爲爲之起號故謂
之民民之爲言固有瞑也隨其名號以入其理則得
之也是正名號者於天地天地之所生謂之性情情
性相與爲一瞑情亦性也謂性已善柰其情何故聖
人莫謂性善累其名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

陽也言人之質而無其情猶言天之陽而無其陰也
窮論者無時受也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性如繭如卵卵待復而爲雛繭待繰而爲絲性待教
而爲善此之謂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
是爲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
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善性
爲任也今案其真質而謂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
去王任也萬民之性苟性已善則王者受命尚可任
也其設民不正故棄重任而違大命非吾言也春秋

之辭內事之待外者從外言之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與性則多累而不精自成功而無賢聖此世長古之所誤出也非春秋爲辭之術也不法之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

實性第三十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善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爲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之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

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所爲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以名天下以爲正今按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有

者何爲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牛豕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繅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

比多在物者爲然在性者以爲不然何不通於類也
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
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
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爲名
名寶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
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
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
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

諸侯第三十七

生育養長成更生終而復始其事所以利活民者而無已天雖不言其欲贍足之意可見也士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無利之爲其遠者目不能且其隱者耳不能聞於是千里之外割地分民而建間立君使爲天子視所不見聽所不聞朝者召而問之也諸侯之爲言猶諸侯也

五行對第三十八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

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
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
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
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
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
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
經旣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
爲風風雨者地之爲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

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

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
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
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春秋繁露卷第十終

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爲人者天地第四十一

爲生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類天也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哀樂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生有喜怒哀樂之答春秋

冬夏之類也喜春之咎也怒秋之咎也樂夏之咎也
哀冬之咎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
故曰受由天之號也爲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
出之也使其出也咎天之出四時而必忠其愛也則
堯舜之治無以加是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故曰
非道不行非法不言此之謂也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
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
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

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雖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特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

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廉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

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

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
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
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
土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
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無之也金木
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甘
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
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
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

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天之大數畢於十旬旬天地之間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十者天之數所止也古之聖人因天數之所止以爲數紀十如更始民世世傳之而不知省其所起知省其所起則見天數之所始見天數之所始則知貴賤逆順所在知貴賤逆順所在則知天地之情著聖人之寶出矣是故陽氣以正月始出于地生育養長于上至其功必成矣而積十月人亦十

月而生合於天數也是故十月而成人亦十月而成
合於天道也故陽氣出於東北入於西北發於孟春
畢於孟冬而物莫不應是陽始出物亦始出陽方盛
物亦方盛陽初衰物亦初衰物隨陽而出入數隨陽
而終始三王之正隨陽而更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
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
陰不得達之義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未宋公而
不達宋公不宜稱而達達陽而不達陰以天道制之
也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皆爲陰陰之中亦相

爲陰陽之中亦相爲陽諸在上者皆爲其下陽諸在
下者各爲其上陰陰猶沉也何名何有皆并一於陽
昌力而辭功故出雲起雨必令從之下命之曰天雨
不敢有所出上善而下惡惡者受之善者不受夫
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類也喜氣爲煖
而當春怒氣爲清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
爲太陽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
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人生
而天而取化於天喜氣取諸春樂氣取諸夏怒氣取

諸秋哀氣取諸冬四氣之心也四肢之各有處如四時寒暑不可移若肢體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壬人寒暑移易其處謂之敗歲喜怒移易其處謂之亂世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是故春氣暖者天之所以愛而生之秋氣清者天之所以嚴而成之夏氣溫者天之所以樂而養之冬氣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春主生夏

主養冬主藏秋主收生漑其樂以養死漑其哀以藏
爲人子者也故四時之比父子之道天地之志君臣
之義也陰陽理人之法也陰刑氣也陽德氣也陰始
於秋陽始於春春之爲言猶僭僭也秋之爲言猶湫
湫也僭僭者喜樂之貌也湫湫者憂悲之狀也是故
春喜夏樂秋憂冬悲死而樂生以夏養春以冬喪
秋大人之志也是故先愛而後嚴樂生而哀終天之
當也而人資諸天大德而小刑也是故人主近天之
所近遠天之所遠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是故天

數右陽而不右陰務德而不務刑刑之不可任以成
世也猶陰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謂之逆天
非王道也

王道通三第四十四

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
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
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
其時而成之法其命如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
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於仁仁之美者在

於天大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
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凡舉歸之以奉人察於天之意
無窮極之仁也人之受命於天也取仁於天而仁也
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
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者是非逆順之治文理燦然
而厚之廣大有而博唯人道爲可以參天天常以愛
利爲意以養爲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
愛利天下爲意以安樂世爲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
然而主好惡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煖清寒

暑而以變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時則歲美不時則歲惡人主出此四者義則世治不義則世亂是故治世與義歲同數亂世與惡歲同數以此見人理之副天道也天有寒有暑土若地義之主也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於地故爲人臣者視地之事天也爲人子者視土之事火也難居中央亦歲亡十二日之王傳於火以調和養長然而弗名者皆并功於火火得以盛不敢與父分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義皆法

於地也地事天也猶下之事上也地天之合也物無
合會之義是故推天之精運陰陽之類以別順逆之
理安所加以不在上下在大小在強弱在賢不肖在
善惡惡之屬盡爲陰善之屬盡爲陽陽爲德陰爲刑
刑反德而順於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在皆權成是
故陽行於順陰行於逆逆行而順順行而逆者陰也
是故天以陰爲權以陽爲經陽出而南陰出而北經
用於盛權用於末以此見天之顯經隱權前德而後
刑也故曰陽天之德陰天之刑也陽氣煖而陰氣寒

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淚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虛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先經而後權貴陽而賤陰也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得爲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備之備次陳守閉塞也此皆天之近陽而遠陰天固有此然而無所之如其身而已矣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物

莫不應天化天地之化如四時所好之風出則爲煖
氣而有生於俗所惡之風出則爲清氣而有殺於俗
喜則有暑氣而有養長也怒則爲寒氣而有閉塞也
人主以好惡喜怒變俗習而天以煖清寒暑化草木
喜樂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
也然則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之煖清寒暑也不可
不審其處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而暑必爲惡歲也
人主當喜而怒當怒而喜必爲亂世矣是故人主之
大守在於謹藏而禁內使好惡喜怒必當義乃出若

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人主掌此而無失而使乃好惡喜怒未嘗差也如春夏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深藏此四者而勿使妄發可謂天矣

天容第四十五

天之道有序而時有度而節變而有常及而有相奉微而至遠蹕而致精一而稍積蓄廣而實虛而盈聖人視天而行是故其禁而審好惡喜怒之處也欲合諸天非其時不出煖清寒暑也其告之以政令而化風之清微也欲合諸天之顛到其一而以成歲也其

羞滿未華虛而貴敦厚忠信也欲合諸天之默然不言而功德積成也其不阿黨偏私而美汎愛無利也欲合諸天之所以成物者少霜而多露也其內自省以是而外顯不可以不時人主有喜怒不可以不時可亦爲時時亦爲義喜怒以類合其理一也故義不義者時之合類也而喜怒乃寒暑之別氣也

天辯在人第四十六

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

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一力而并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大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大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陽陰會於中冬者非者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

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
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
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暖而春生育天無
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踈陽而
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
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
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
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
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

上此陰之常處也陰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踈陰任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直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陰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陽貴而陰賤

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陰陽位第四十七

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西轉而北入藏其
休也陰氣始東南北行亦就其位也西轉而南入屏
其服也是故陽以南方爲位以北方爲休陰以北方
爲位以南方爲休陽至其位而大暑勢陰至其位而
大寒凍陽至其休而入化於地陰至其伏而避德於
下是故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
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

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故陰陽終歲各一出

春秋繁露卷第十一

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天之道終而復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陰陽之所合別也冬至之後陰俛而西入陽仰而東出出入之處常相反也多少調和之適當相順也有多而無溢有少而無絕春夏陽多而陰少秋冬陽少而陰多多少無常未常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損益以多

少相漑濟也多勝少者借入入者損益而出者

動而再倍常乘反衡再登之勢

之相報故其氣相俠而以變化相

陰陽之氣俱相併也中春以

此見

之天之所起其氣積天之所廢其氣 故至春少陽

東出就木與之俱生至夏大陽南出就火與之俱煖

此非各就其類而與之相起與少陽就木太陽就火

火不相稱各就其正此非正其倫與至於秋時少陰

與而不得以秋從金從金而傷火功雖不得以從金

亦以秋出於東方俛其處而適其事以成歲功此非
權與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
虛太陽乃得北就其類而與水起寒是故天之道有
倫有經有權

陰陽義第四十九

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
迹陰陽終歲之行以觀天之所親而任成天之功猶
謂之空空者之實也故清凜之於歲也若酸醎之於
味也僅有而已矣聖人之治亦從而然天之少陰用

於功大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大陰用於喪
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
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
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
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
養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有其理而一用
之與天同者大治與天異者大亂故爲人主之道莫
明於在身之與天同者而用之使喜怒必當義乃出
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也使德之厚於刑也如陽

之多於陰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大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大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

陰陽出入上下第五十

天道大數相反之物也不得俱出陰陽是也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陰出則陽入陽入則陰出陰右則陽左陰左則陽

右是故春俱南秋俱北而不同道夏交於前冬交於後而不同理並行而不相亂澆滑而各持分此之謂天之意而何以從事天之道初薄大冬陰陽各從一方來而移於後陰由東方來西陽由西方來東至于中冬之月相遇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陰適右陽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故下煖而上寒以此見天之冬右氣而左陽也上所右而下所左也冬月盡而陰陽俱南還陽南還出於寅陰南還入於戌此陰陽所始出地入地

之見處也至于中春之月陽在正東陰在正西謂之
春分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陰日
損而隨陽陽日益而鴻故爲燒熱初得大夏之月相
遇南方合而爲一謂之曰至別而相去陽適右陰適
左適右由下適左由上上暑而下寒以此見天之夏
右陽而左陰也上其所右下其所左夏月盡而陰陽
俱北還陽北還而入於申陰北還而入於辰此陰陽
之所始出地入地之見處也至於中秋之月陽在正
西陰在正東謂之秋分秋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

均而寒暑平陽日損而隨陰陰日益而鴻故至于季
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下雪而物咸成大寒
而物畢藏天地之功終矣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
二者天之行也陰與陽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
右或左春俱南秋俱北夏交於前冬交於後並行而
不同路交會而各代理此其文與天之道有一出一
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然而不同意陽之出常驟於

前而任歲事陰之出常懸於後而守虛空陽之休也
功已成於上而伏於下陰之伏也不得近義而遠其
處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陽出而
前陰出而後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陽出而積於夏
任德以歲事也陰出而積於冬錯刑於空處也小以
此察之天無常於物而一於時時之所宜而一爲之
故開一塞一起一廢一而至畢時而止終有復始其
一一者一也是於天九在陰位者皆惡亂善不得主
名天之道也故常一而不滅天之道事無大小物無

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爲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右之人物而書文止於一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患人之忠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汝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是故非
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歲之精也知心而
不省薰與漂孰多者用之必與天戾與天戾雖勞不
成是自正月至十月而天之功畢計是間與陰陽
各居幾何薰與漂其者曰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
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從中春生於秋氣溫柔調
乃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乃於是時出溼下霜
出溼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故九月者天之功
大究於是月也十月而悉畢故案其迹數其實清溼

之日少少耳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
少陰與而大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大陰在外故霜加
物而雪加空空者實地而已不逮物也功已畢成之
後物未復生之前大陰之所常出也雖曰陰亦以大
陽資化其位而不知所受之故聖王在上位天覆地
載風令雨施雨施者布德均也風令者言令直也詩
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
云爾禹水湯旱非常經也適遭世氣之變而陰陽失
平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尚書曰二十有八載

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陽氣壓於陰陰氣大興此禹所以有水名也桀天下之殘賊也湯天下之盛德也天下除殘賊而得盛德大善者再是重陽也故湯有旱之名皆適遭之變非禹湯之過毋以適遭之變疑平生之常則所守不失則正道益明

基義第五十三

凡物必有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

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
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
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
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
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
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
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
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

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疎而遠也有欲曰益
也有欲曰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
有時損多而益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
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
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
而見天之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
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
載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
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王道

之三綱可求于夫天出陽爲煖以生之地出陰爲清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大數必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然則上堅不踰等果是天之所爲弗作而成也人之所爲亦當勿作而極也凡有興者稍稍上之以遜順

往使人心說而安之無使人之恐一作而不使故曰
君子以人治人懂能愿此之謂也聖人之道同諸天
地蕩諸四海變習易俗

闕文第五十四

五十五

春秋繁露卷第十二

春秋繁露卷第十三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人足病喉痺起則地氣上爲雲雨而象亦應之也天地之符陰陽之副常設於身身猶天也數與之相參故命與之相連也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六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內有五藏副五行數也外有四肢副四時數也乍視乍瞑副晝夜也乍剛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樂副陰陽也心有計慮副度數也行有倫理副天地也此皆暗慮著身與人俱生比而偶之弁合于其可數也副數不可數者副類皆當同而副天一也是故陳其有形以

著其無形者拘其可數者以此言道之亦宜以類相應猶其形也以數相中也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

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以爲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陰氣也有憂亦使人卧者是陰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陽相索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鷄至幾明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陰之氣因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

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
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
起陽故致雨非初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
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從生亦由
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
明聖神由視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
知其本心皆在此耳故琴瑟報彈其宮他宮自鳴而
應之比物之以類動者也其動以聲而無形人不見
其動之形則謂之自鳴也又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

其實非自然也有使人之然者矣物固有實使之其使之無形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鳥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木者司農也司農爲姦朋黨比周以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博戲鬪鷄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並爲寇賊橫恣絕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遂伐楚

楚人降伏以安中國木者君之官也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辜正矣故曰金勝木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踈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群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士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管爲神

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爲比
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陷主不義大爲宮室
多爲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歛無度以奪民財
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
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
罷弊而叛反其身弑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過
土大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勝土

金者司徒也司徒爲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
勢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

率不親士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耻則司馬誅之
楚殺其司徒得臣是也得臣數戰破敵內得於君驕
蹇不卹其下卒不爲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
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衆則司馬誅之故曰
火勝金

水者司寇也司寇爲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
賂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
是也爲齊司寇太公封於齊問焉以治國之要營蕩
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柰何營蕩對曰仁

者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柰何管蕩對曰
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
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
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也執法附黨不平
依法刑人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
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
相生而問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溜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

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
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
曰火生土

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
述徃古以厲生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
原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
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
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可徒尚義臣死君而衆人死

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
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蕪而威質直剛
毅子臯疑是晉字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
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獄訟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
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
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
矩立而罄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蕪平路遺不
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爲魯司

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尊是死者不恨生者
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
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五行逆順第六十

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
不通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群禁出輕繫
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華
美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群龍下
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官室好媮樂

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廢弛以奪民時作謀
增瑞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脰去聲痛咎及於木
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水滄群漉陂如魚
咎蟲則魚不爲群龍深藏鯨出見

火者夏成長木朝也舉良賢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
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
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
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
踈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

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裁摘巢採穀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鸚群鳴鳳凰高翔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保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媿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死黃舌爛痛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裸蟲裸蟲不爲

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旄鉞以誅杖賊殘
禁暴虐安集故動衆興師必應義理出則伺兵入則
振旅以閑習之困於彼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
郭繕墻垣審群禁飾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
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
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
喉嗽筋攀鼻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疑滯凍堅不
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

妄搏麒麟遠去

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形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鼃鼃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病流腫水張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露氣真真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鼃鼃鳴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清七十二日
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也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
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
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
柔惠誕群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
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
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
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
恩澤無興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群禁飭

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事則閉
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梁關禁外徒無決池
隄

春秋繁露卷第十三

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火干木蟄蟲蚤出炫雷蚤行

土干木胎天卯

段鳥卯

蟲多傷

金干木有兵

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則

多雷

金干火草木夷

水干火夏電

木干火則

地動

金干木則五穀傷有殃

水干土夏寒雨霜

木干土倮蟲不爲

火干土則大旱

水干金則魚

不爲 木千金則草木再生 火千金則草木秋榮
土千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 土干水則
蟄蟲冬出 火干水則星墜 金干水則冬大寒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
不出三年天雷雨石木有變春涸秋榮秋一無木水

秋字

春多雨此繇役衆賦歛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
救者省繇役薄賦歛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
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紕不省在位賢

者伏匿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
功封有德土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也不敬父
兄淫泆無度宮室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悌
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棄
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
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東甲械水有變冬濕多霧春
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姦究
誅有罪莫五日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
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
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
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
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
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
故應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
雷者土之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
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

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爲民
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
者敬也言者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
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聞事而審其意也思曰
睿睿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聽作謀睿
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
下莫不肅矣從作乂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
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
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耻之矣聽作謀謀者謀

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王者能欲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彫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殺春失政則有關文

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

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解雷不發

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

寒不解

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
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
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
物藏於下於時暑者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
水潤下也冬行夏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
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霜五穀疾枯

郊語第六十五

人之言醞去煙鷓羽去昧慈石取鐵頸

一作真

金取火

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異缺於倉蕪
夷生於燕橋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可而惟非人
所意也夫非人所意而然既以有之矣或者吉凶禍
福利不利之所從生無有奇惟非人所意如是者乎
此等可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彼豈無傷害於人如孔子徒畏之哉以此
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
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
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然而無

聲潛而無形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
與顯耳不然其來遠人殆無以異孔子同之俱言可
畏也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真固莫之能見
也唯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
人之言亦可畏也柰何如廢郊禮郊禮者人所最其
重也廢聖人所最甚重而吉凶利害在於冥冥不可
得見之中雖已多受其病何從知之故曰問聖人者
問其所爲而無問其所以爲也問其所以爲終弗能
見不如勿問問爲而爲之所不爲而勿爲是與聖人

同實也何 之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
先聖人之故文章者雖不能深見而詳知其則猶不
知其美譽之功矣今郊事天之義此聖人故 云云

春秋繁露卷第十四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郊義第六十六

郊義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房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卽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每更紀

者以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

郊祭第六十七

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也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爲越喪而行事夫古之畏敬天而重天郊如此甚也今群臣學士不探察曰萬民多貧或頗饑寒足郊乎是何言之誤天子父母事而天子孫畜萬民民未偏飽無用祭天者是猶子孫未得

食無用食父母也言莫逆於是是其去禮遠也先貴而後賤孰貴於天子天子號天之子也柰何受爲天子之號而無天子之禮天子不可不祭天也無異人之不可以不食父故古之聖王文章之最重者也前世王莫不從重粟精奉之以事上天至於秦而獨

然廢之一何不率由舊章之大甚也天者百神之

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

而地疑是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

也是其法也故未見秦國致大福如周國也詩曰唯

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于駢厚男者四四產而得人男皆君子俊雄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非周國之所能爲也今秦與周俱得爲天子而所以事天者異於周以郊爲百神始始入歲首必以正月上辛日先享天乃敢于地先貴之義也夫歲先之與歲弗行也相去遠矣天下福若無可恠者然所以久弗行者非灼灼見其當而故弗行也典禮之官常嫌疑其能昭昭明其當也今切

以爲其當與不當可內反於心而定也堯謂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察身以知天也今身有子孰不欲其有子禮也聖人正名名不虛生天子者則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獨何爲不欲其子之有子禮也今爲其天子而闕然無祭於天天何必善之所聞曰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今災害生見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行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化善於彼矣故曰悅有慶賞嚴於刑罰疾

於法令

四祭第六十八

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孰而祭其先祖
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此言不失
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爲天子之道也
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禘者以四月食也嘗者以
七月嘗黍稷也蒸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已受命而
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

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我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其下之辭曰淠彼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
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
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崇國之
民方困於暴亂之君未得被聖人德澤而文王已郊
矣安在德澤未洽者不可以郊乎

郊祀第六十九

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
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

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芄芄 櫛薪之類

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
峩鬣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淠舟烝徒櫂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
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
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良何處矣

一作乎

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曰倬彼雲漢

昭回於天王曰嗚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存
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太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瘳靡神不
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上寧一我躬宜王自
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有
此災而謹事天天若不于是家者安得立爲天子立
爲天子者天于是家天于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
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
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

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後逆於禮故必譏之以此觀之不祭天者乃不可祭小神也郊因先卜不吉不敢郊百神之祭不上而郊獨卜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郊祝曰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爲言而爲庶物群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右郊祀九句九句者陽數也

順命第七十

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
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
陰陽與天地參然後生故曰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
也可卑尊者取尊號卑者取卑號故德侔而地者皇
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其次有五等之爵以尊之皆
以國邑爲號其無德於天地之間者州國人民甚者
不得繫國邑皆絕骨肉之屬離人倫之調閤甚而已
名姓無號氏於天地之間至賤乎賤者也甚尊至德
巍巍乎不可以加矣甚卑至賤冥冥其無下矣春秋

列序位卑尊之陳累累乎可得而觀也雖閭且愚莫不昭然地之菜茹瓜果藝之稻麥黍稷菜生穀熟求思吉日供具祭物齋戒沐浴潔清致敬祀其先祖父母孝子孝婦不使時過已處之以愛敬行之以恭讓亦殆免於罪矣公子慶父罪亦不當繫於國以親之故爲之諱而諸母之國齊之仲孫去其公子之親也故有大罪不奉其天命者皆棄其天倫人於天也以道受命其於人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不若於言者人絕之臣子大受命於君辭而出疆唯有社

穆國家之危猶得發辭而專安之盟是也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不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曰不奉順於

天者其罪如此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于祭
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釧鼠食其角或言食
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
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
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
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
畏專誅絕者其爲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
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

國五十有餘皆不事者也况不畏大人專誅之君
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爲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
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而同致故
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郊事對第七十一

廷尉臣湯昧死言曰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
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
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
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

制曰祭天地之牛繭栗宗廟之牛握賓客之牛尺此
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牲色
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
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
莫如令食其母便臣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
禮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曰周天子用騂剛群公
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
崩成王立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
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

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
色下有異於諸侯仲舒愚以爲報德之禮臣湯問仲
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
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
有祭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
牲其郊何用至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騂劉周色上赤
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
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
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察躬親齋戒

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
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爲不可
臣犬馬齒衰骸骨伏陋陛下乃幸使九卿問以朝廷
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昧死
以聞

春秋繁露卷第十五終

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執贄第七十二

凡執贄天子用暘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倣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乃有其類天者天之道任陽不任陰王者之道任德不任刑順天也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

諦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
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玉有似君子子曰人
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
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爲遠功而近有災
是則不有玉至親而不救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
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
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清潔也蕪而不
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斲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
之如石狀如石搔而不可從繞潔白如素而不受汚

王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贊賜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香以通之天賜亦取百香之心獨未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賜天子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贊而各以事上也觀贊之意可以見其事

山川頌第七十三

山則巖崑嶺崔嵬崔嵬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殖噐用資曲豈合大者可

以爲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爲舟輿浮漚大者無不中
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鑿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
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積土成山
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勸也小其止泰其
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旣似力者盈科後行
旣似持平者循嶽赴下不遺小問旣似察者循溪谷
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旣似知者鄆防山而能清淨

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
仞之壑石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或是於大而水
獨勝之既似武者感德之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
孔子在川上者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求雨第七十四

春旱求雨合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家祀戶無伐名
木無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爲四通
之壇方八尺植蒼繒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
酒具清酒膾脯擇巫之清潔辯言利辭者以祝祝齋

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由
昊天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起進清酒
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蒼
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
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舞
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
間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秘中池方八尺深二尺置
水蝦蟇焉具清酒膊脯祀齋三日取蒼衣拜跪陳祀
如初取三歲雄鷄三歲猪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闔

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其狹猪一置之於里北門之外市者亦置一狹猪聞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燔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爲席毋斷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祝竈無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金於壇白杵于術七日爲四通之壇於邑南門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鷄七玄酒具清酒膊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爲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爲小龍

六長各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二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而通之間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齋衣赤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豕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壹徒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甯無與土功聚巫市傷爲之結爲益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祭之以五玄酒具清酒膊脯令

名爲祝齋三日衣黃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爲大黃龍
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五各長二丈五尺於南
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齋三日服黃衣
而舞之五人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 中

於閭外溝取蝦蟇墓地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

農求雨第十九日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又爲大龍社

者舞之季立之又曰東方小僮舞之南方牲者西方

沾未詳人北方下疑少人舞之秋暴巫至九日無舉火

事煎金噐家人祠門爲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九

尺植白繒九其神大昊祭之相木魚九玄酒具清酒
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爲大白龍一長九丈
居中央爲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向其
間相去九尺鰓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
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
他皆如前冬儻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
無壅水爲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
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
齋二日衣黑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爲大黑龍一長

六丈居中央爲小龍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如春四時皆以水爲龍必取潔土爲之結蓋龍成而發之四時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之大體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樂神書又曰開袖山神淵積薪夜繫鼓譟而燔之爲其卑也

止雨第七十五

雨太多令縣邑以土日塞水瀆絕道蓋井禁婦人不

得行入市令縣鄉里皆掃社下縣邑若丞令吏嗇夫
三人以上祝一人鄉嗇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
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齋

年年之積一年不熟乃請

糴失君之職也 犯始者省刑絕惡始也大夫盟于

澶淵刺大夫之專政也諸侯會同賢爲主賢賢也春
秋恐傷五穀趣止雨止雨之禮廢陰起陽書十七縣
八十離鄉及都官吏千石以下夫婦在官者咸遣婦
女子不得至市市無諸一作井蓋之勿令泄鼓用牲

于社祝之曰雨以大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
靈社靈幸爲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
順于天天意韋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鼓用牲于社
皆壹以辛亥之日書到即起縣社令長若丞尉官長
各城邑社嗇夫里吏正里人皆出至於社下顧西罷

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星亦止

祭義第七十六

五穀食物之性也天之所以爲賜人也宗廟止四時之所成受賜而薦之宗廟敬之性也於祭之而宜矣宗廟之祭物之厚無上也春上豆實夏上尊實秋上杝實冬上敦實豆實韭也春之始所生也尊實一作麴也夏之所受初也杝實黍也秋之所先成也敦實稻也冬之所畢熟也始生故曰祠善其可也夏約故曰禘貴所初禘也先成故曰嘗嘗言其也畢熟故曰

蒸蒸言衆也奉四時所受於天者而上之爲上祭貴
天賜且尊宗廟也孔子受君賜則以祭况受天賜乎
一年之中天賜四至至則上之此宗廟所以歲四祭
也故君子未嘗不食新新天賜至必先薦之乃取食
之尊天敬宗廟之心也尊天美義也敬宗廟聖人之
所謹也大禮也不多而欲潔清不貪數而欲恭敬君
子之祭也恭親之致其中心之誠盡敬潔之道以接
至尊故鬼享之享之如此乃可謂之能祭祭者察也
以善逮鬼神之謂也善乃逮不可聞見者故謂之察

吾以名之所享故祭之不虛安所可察哉祭之爲言
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然後
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
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
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畏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
不獨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
與人福也其見於詩曰嗟爾君子勿怙安息靜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
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子法矣何謂不法

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此之謂也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循天之道以養其身謂之道也天有雨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無窮是北方之中用合陰而物始動於下南方之中用合陽而養始美於其上動於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養於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中秋是也然則天地之美惡不能成在兩

和之處二中之所來歸而遂其爲也是故東方生而西方成東方和北方之所起而西方和成南方之所養長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生養長之不至於和之所不能成成於和生必和也始於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所終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止於中中者天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男女之法法陰與陽陽氣起

於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極而合乎陰陰氣起乎中夏至中冬而盛盛極而合乎陽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俱盛終歲而乃再合天地久節以此爲常是故先法之內矣養身以全使男子不堅壯不家室陰不盛極不相接是故身精明難衰而堅固壽考無忒此天地之道也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托而後化故其化良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水烈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

于是故天地之化春氣生而百物皆出夏氣養而百
物皆長秋氣殺而百物皆死冬氣收而百物皆藏是
故惟天地之氣而精出入無形而物莫不應實之至
君子法乎其所貴天地之陰陽當男女人之男女當
陰陽陰陽亦可以謂男女男女亦可以謂陰陽天地
之經生至東方之中而所生大養至西方之中而所
養大成一歲四起業而必於中中之所爲而必就於
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陰陽之年也其氣
於最良物之所生也誠擇其和者以爲大得天地之

奉也天地之道雖有不和者必歸之於和而所爲有
功雖有不中者必止之於中而所爲不失是故陽之
行始於北方之中而止於南方之中陰之行始於南
方之中而止於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於盛而
皆止於中其所始起皆必於中中者天地之大極也
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長短之隆不得過中天地之制
也兼和與不和中與不中而時用之盡以爲功是故
時無不時者天地之道也順天之道節者天之制也
陽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

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謂行必終禮而心目喜常以陽得生其意也公孫之養氣曰

裏藏

三字未詳

恭實則氣不通恭虛則氣不足熱勝則氣

寒

此下疑少五字

恭勞則氣不入恭佚則氣宛至怒則氣高

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和故君子怒則反忠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正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

而一作華而上九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爲而氣不

氣則

隨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內心其本也故仁人之所以多壽者外無貪而內清淨心平和而不失中正取天地之美以養其身是其且多且治鶴之所以壽者無宛氣於中是故食水榦之所以壽者好引其末是故氣四越天氣常不施於地是故道者亦引氣於是天之氣常動而不滯是故道者亦不宛氣苟不治雖滿不虛是故君子養而和之節而法之去其群泰取其衆和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

弗爲適之而已矣法人八尺四尺其中也宮者中央之音也其者中央之味也四尺者中央之制也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其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氣之辨也法天者乃法人之辨天之道嚮秋冬而陰來嚮春夏而陰去是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內與陰居近與陽遠也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愴於不時天并不與陰陽俱徃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

謂之天并君子治身不敢違天是故新牝十日而一
游於房中年者倍新牝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
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牝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此
其大畧也然而其要皆期於不極盛不相踈春而
曠夏謂不遠天地之數民皆知愛其衣食而不愛其
天氣天氣之於人重於衣食衣食盡尚猶有間氣而
立終故養生之大者乃在愛氣氣從神而成神從意
而出心之所之謂意意勞者神擾神擾者氣少氣少
者難久矣故君子閑欲止惡以平意平意以淨神淨

神以養

一作氣

氣氣多而治則養人之大者得矣古之

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離形則

氣多內充而恐饑寒也知樂者生之外恭也精神者

生之內克也外恭不若內充而况外傷乎忿憂恤恨

者生之傷亡和說勸善者生之養也君子慎小物而

無太敗也行中正聲嚮榮氣意和平居處虞樂可謂

養生矣凡養生者莫精於氣故天下之君此物獨死

可食者告其味之便於人也其不食者告殺穢除害

之不待秋也當物之大枯之時群物皆死知此物獨

生其可食者益食之天爲之利人獨代生之其不可
食益畜之天憇州華之間故生宿麥正歲而熟之君
子察物之異以求天意大可見矣是故男女體其盛
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無失適
饑飽無過乎欲惡度理動靜順性命喜怒止於中憂
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
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短
長之質人之所由受於人也是故壽有短長養有得
失及至其未之大卒而必讐於此莫之得離故壽之

爲言猶譬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譬其所生而
壽夭與其所以日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譬於久自
行不可久之道者其壽亦譬於不久久之情各譬其
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譬也然
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夭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
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之損也以天
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
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失
損夭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

哀哉

春秋繁露卷第十六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

漢 廣川董仲舒著

明 新安程 榮校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天地之行美也是故春襲葛夏居密陰秋避殺冬風
避重潔就其和也衣欲常漂食欲常饑體欲常勞而
無長佚居多也凡天地之物乘以其泰而生厭於其
勝而死四時之變是也故冬之水氣東加於春而木
生乘其泰也春之生西至金而死厭於勝也生於木

者至金而死生於金者至火而死春之所生而不得過秋秋之所生不得過夏天之數也飲食臭味每至一時亦有所勝有所不勝之理不可不察也四時不同氣氣各有所宜宜之所在其物代美視代美而代養之同時美者雜食之是皆其所宜也故齋以冬美而芬以夏成此可以見冬夏之所宜服矣冬水氣也齋甘味也乘於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齋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夏火氣也芬苦味也乘於火氣而成者苦勝暑也天無所言而意以物物不與群物同時而

生死者必深察之是天所告人也故齊成告之甘芬
成告之苦也君子察物而成告謹是以至齊不可食
之時而盡遠甘物至芬成乾也天獨所代之成者君
子獨代之是冬夏之所宜也春秋雜物其和而冬夏
代服其宜則當得天地之美四時和矣凡釋味之大
體冬其時所之美而遠天不遠矣是故當百物大生
之時群物皆生而難不惜其命所以救窮也推進光
榮褒揚其善所以明也受命宣恩輔成君子所以助
化也功成事就歸德於上所以致義也是故地明其

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
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
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
慕其形爲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
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胃至貴無與適若心之神
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
目而賤足也任群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
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
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

承順若肢體相爲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
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
也無爲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
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
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以安
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
忠而君滅亡若形體妄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
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
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

以安者臣之功也是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
而見其尤序列星而近至精考陰陽而降霜露高其
位所以爲尊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
神也見其光所以爲明也序列星所以相承也近至
精所以爲剛也考陰陽所以成歲也降霜露所以生
殺也爲人君者其法最象於天也故貴爵而臣國所
以爲仁也深居隱處不見其體所以爲神也任賢使
能觀聽四方所以爲明也量能授官賢愚有差所以
相承也引賢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考實事功

次序殿最所以成世也有功者進無功者退所以賞
罰也是故天執其道爲萬物主君執其常爲一國主
主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堅主不剛則列星亂其
行主不堅則邪臣亂其官星亂則亡其天臣亂則亡
其君故爲天者務剛其氣爲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
後陽道制命地畢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
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
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
情所以爲信也受其形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

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爲人
臣者其法取象於地故朝夕進退奉職應對所以事
貴也供設飲食候視疢疾所以致養也委身致命事
無專制所以致養也竭愚寫情不飭其過所以爲忠
也伏節死義代四時也而人之所治也安取久留當
行之理而必待四時也此之謂壅兆其中也人有喜
怒哀樂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喜怒哀樂之至其時
而欲發也若春夏秋冬夏之至其時而欲忠也皆天氣
之然也其宜直行而無鬱滯一也天終歲乃一備此

四者而人主終日不知過此四之數其理故不可以相待且天之欲利人非宜其欲利穀也除穢不待時况穢人乎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

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

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
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
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
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撮惡不
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
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寒暑冬夏之
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如天之爲第八十

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爲好惡喜怒在天

者爲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後平行而不止未嘗有所稽留滯鬱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夫喜怒哀樂之止動也此天之所爲人性命者臨其時致上而欲發其應亦天應也與暖清寒暑之至其時而亦發無異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順四時之名實逆於天地之經在人者亦天也柰何其久留天氣使之鬱滯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脫天行穀朽實而秋生麥告除穢而繼乏也所以成功繼乏以贍人也天之生有大經

也而所周行者又有害功也除而殺殛者行急皆不待時也天之志也而聖人承之以治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義而求惡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寬此所以順天地體陰陽然而方求善之時見惡而不釋方求惡之時見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時見大善亦立舉之方致寬之時見大惡亦立去之以效天子之方生之時有殺也方殺之時有生也是故志意隨天地緩急倣陰陽然而人事之宜行者無所鬱滯且恕於人順於天人之道兼舉此謂執其中天非以春生

人以秋殺人。也。當生者曰生。當死者曰死。非殺物之任。擬神明亂世之所起。亦博。若是皆因天地之化。以成敗物。乘陰陽之資。以任其所爲。故爲惡。愆人力而功傷。名自過也。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饌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

之化美殺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推物之類以易見難者其情可得治亂之易邪正之風是殺天地之化者也生於化而及殺化與運之也春秋舉世事之道夫有書天

之盡與不盡王者之任也詩

云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此之謂也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是故明陽陰入出實虛之處所以觀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順逆小大廣狹所以觀天道也天志入其道也義爲人主者予奪生殺各當其義若四時列官置吏

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惡戾任德遠刑若陰陽此之謂能配天天者其道長萬物而王者長人人主之大天地之參也好惡之分陰陽之理也喜怒之發寒暑之比也官職之事五行之義也以此長天地之間蕩

闕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天地陰陽木火土金水九與人而十者天之數畢也故數者至十而止書者以十爲終皆取之此聖人何其貴者起於天至於人而畢畢之外謂之物物者投

所貴之端而不在其中以此見人之超然萬物之上
而最爲天下貴也人下長萬物上參天地故其治亂
之故動靜順逆之氣乃損益陰陽之化而搖蕩四海
之內物之難知者若神不可謂不然也今投地死傷

而不騰相助投淖相動而近投水相動而愈遠由一作

猶此觀之夫物愈淖而愈易變動搖蕩也今氣化之

淖非直水也而人主以衆動之無已時是故常以治

亂之氣與天地之化相殺而不治也世治而民和志

平而氣正則天地之化精而萬物之美起世亂而民

乖志癘而氣逆則天地之化傷氣生災害起是故治

世之德潤草木澤流四海功過名者所以別物也親

者重踈者輕尊者文卑者質近者詳遠者畧文辭不

隱情明情不遺文人心從之而不逆古今通貫一作

而不亂名之義也男女猶道也人生別言禮義名號

之由人事起也不順天道謂之不義察天人之分觀

道命之異可以知禮之說矣見善者不能無好見不

善者不能無惡好惡去就不能堅守故有人道人道

者人之所由樂而不亂服而不厭者萬物載名而所

生聖人因其象以命之然而可易也皆有義從也故
正名以明義也物也者洪名也皆名也而物有和名
此物也非失物故曰萬物動而不形者意也形而不
易者德也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四海之內殺
陰陽之氣與天地相雜是故人言既曰王者參天地
矣苟參天地則是化矣豈獨天地之精哉王者亦參
而殺之治則以正氣殺天地之化亂則以邪氣殺天
地之化亂則同者相益異者相損之數也無可疑者
矣

天道施第八十二

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聖人見端不知本精之至也
得一而應萬類之治也動其本者不知靜其末受其
始者不能辭其終利者道之本也妄者亂之始也夫
受亂之始動道之本而欲民之靜不可得也故君子
非禮而不言非禮而不動好色而無禮則流飲食而
無禮則爭流爭則亂無禮體情而防亂者也民之情
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禮目視正色耳聽正聲口食正
味身行正道非奪之精也所以安其情也變謂之情

雖特異物性亦然者故曰內也變變

情一作

之變謂之

外故雖以情然不爲性說故曰外物之動性若神之
不守也積習漸靡物之微者也其入人不知習忘乃
爲常然若性不可察也純知輕思則慮達節欲順行
則倫得以諫爭儻靜爲宅以禮義爲道則文德是故
至誠遺物而不與變躬寬無爭而不以與俗推衆強
弗能人蝸蛇濁穢之中含得命施之理與萬物遷徙
而不自失者聖人之心也

春秋繁露卷第十七終

題跋附錄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中興舒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纔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漢董仲舒撰文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
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
於後世今濫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
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春秋繁露後序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二云清明竹林王杯繁露之書蓋畧舉其篇名本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不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木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

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
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

景祐四年四月四日六一先生書

新安程大昌恭之祕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王杯蕃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王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劔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

之象也鈎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節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王杯竹林同爲說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

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淳熙乙未予佑逢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卷末而定正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恠非人所意此可謂也又曰金于土則五穀傷土于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鷲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鷲非鳧鳧非鷲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尚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

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與國間編輯此詩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可嘆也已

跋春秋繁露

本傳作蕃

繁露一書凡得四本皆有 高祖正議先王序文始
得寫本於理中亟傳而讀之舛誤至多恨無他本可
校已而得京師印本以爲必佳而相去殊不遠又竊
疑竹林玉杯等各與其言不相關後見尚書公程跋
語亦以篇名爲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
所引繁露之書今書皆無之遂以爲非董氏本書且
以其名謂必類小說家後自爲一編說雜事名演繁
露行於世開禧三年今編修胡君仲方繁宰萍鄉得

羅氏蘭堂本刻之縣庠考證頗備凡程公所引三書之言皆在書中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遂謂爲小說者非也然止於三十七篇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余老矣猶欲得一善本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屬其子弟訪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長悉加改定議通者兩存之轉寫相訛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春秋會解一書

年

所集仲方塘其引繁露十三條

今皆具在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
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
參通之者王也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今所引在王
道通三篇四十四篇中其余傳中對越三仁之間朝
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求雨閉
縱諸陰其止雨及是三策中言天之仁愛人君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故王者任德教而
不任刑之類今皆在其書中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
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左氏傳猶未行於世

仲舒之言春秋多用公羊之說嗚呼漢承秦敝訪求
儒雅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獨仲舒以純儒稱人但
見其潛心大業非禮不行對策爲古今第一余竊謂
惟仁人之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又有言曰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
此類非一是皆真得吾夫子之心法蓋深於春秋者
也自楊子雲猶有愧於斯况其他乎其得此意之純
者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褒貶評論惟是
之從不以成敗爲輕重也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

他本皆無之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闕焉惟
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訂之更俟來哲仲方得
此猶以爲前所未見相與校讐將寄江右澹臺長兄
祕閣公刻之而謂余記其後嘉又三年中伏日四明
樓鑰書于攻媿齋

桀頃歲刻春秋繁露於萍鄉凡十卷三十七篇雖
非全書然亦人間之所未見故樂與吾黨共之後
五年官中都復從攻媿先生大參樓公得善本凡
八十二篇爲十七卷視隋唐志崇文總目諸家所

紀篇卷皆同唯二篇亡耳先王又手自讎校是正
訛舛今遂爲全書乃錄本屬 祕閣兄重刊於江
右之計篋以惠後學云嘉定平未四月初吉朝奉
郎宗正丞無權右司郎官無樞密院檢詳諸房文
字胡榘書